

魯迅的「點句」工夫

段懷清

在「五四」新文學的倡導者中，魯迅在反文學復古的態度上應該是最堅決也最持久的。大概也因此，人們一般注意到的，是魯迅在新文學建設方面的貢獻，而對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整理方面的成績，認識則往往比較模糊。

其實，魯迅不僅是現代中國的偉大作家，也是一位卓有貢獻的學者，這不僅有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開山之作為證，他在相關古籍的校勘、輯錄、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亦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愛好者甚至專家所可企及。關於這一點，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應該足以說明。

魯迅在成爲一個職業作家之前，在搜集整理古代文獻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魯迅在後來反擊文學復古者們的言論時，往往不是正面宣揚自己的新文學主張，而是屢屢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他直接對那些復古者們在古代文獻整理方面所暴露出來的古文修養或者工夫欠缺進行嘲諷熱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批評二十年代初期的《學衡》雜誌，二是他批評三十年代初期的《人間世》雜誌。

在批評《學衡》雜誌的《估〈學衡〉》一文中，魯迅開篇即點出，所謂的「學衡派」，不過是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他說：

諸公拮据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魯迅所謂的「差得遠」，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文中列舉了《學衡》創刊號中幾篇文章，從語法角度一予以點評，尤其是他就《國學摭譚》、《記白鹿洞談錄》、《漁父人行》、《浙江採集植物遊記》幾篇文章而作的「挑剔」，事後就連《學衡》編輯吳宓也不能不檢討歉服。

如果說魯迅對「學衡派」絲毫也不客氣，語言極盡辛辣，稍微對「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過程有所了解的人，並不會感到多少奇怪。因為當時雙方在文化立場與主張上，確實針鋒相對，大有你死我活的味道。倒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衡》創刊十餘年後，魯迅會對應該算在新文學陣營內的一個刊物、《論語》雜誌之後的《人間世》，也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它所張揚的傳統文化主張，與當年的《學衡》差不多，同樣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倒退，甚至比直接大張旗鼓地宣揚傳統文化或者中國本土文化經驗的現代意義的「學衡派」更有欺騙性，更容易讓一些對傳統文化思想的「保守」與「反動」缺乏警惕與辨析的年輕人上當。

而且，魯迅這一次同樣沒有直接批評《人間世》的這種或明或暗的思想「倒退」，依然採用了當年反擊「學衡派」時所使用過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人間世》中所發表的《袁中郎全集校勘記》中所暴露出來的在古文斷句方面的一些紕漏，進行了犀利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魯迅批評的「興」，是從前清時期民間鄉下對一位塾師的經典學問功夫的評判標準的「討論」開始的。不過，那種鄉下塾師由於功夫不到家，將一本書標點斷句繼續不下去，只能中途而廢，而對於一個買書人來說，倘若遇到這樣被曾經點校斷句過的書，不僅讓人感覺不舒服，甚至還不如一本不曾有過此種「破筆」塗污的「潔本」。

魯迅言說的興趣，當然不會是在這裡。他其實是想說，既然那些「昌明國粹」的人，屢屢攻擊那些主張新文學者的國學功夫的淺薄或者知識修養上的缺陷，那麼，那些國粹者自己的國學功夫，又當如何呢？就比新文學倡導者高明嗎？其實不然。

不過倘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裡是白話怎麼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麼？說好說壞，又從那裡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便是昌明國粹者，亦有知識上功夫上的差別。問題是魯迅想說明的也正是這些——既然如此，又何必那麼咄咄逼人地盯住新文學倡導者的國學功夫呢？

我愛冷麵

言青

冷麵是朝鮮民族的傳統美食，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嘗過它的美味，但現在提起它，還仍然饞涎欲滴。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和先生在平壤中國大使館任職，使館旁邊有一座冷麵館，名叫「平壤冷麵屋」。每到周末，使館的同事們就到那裡吃冷麵，先是三三兩兩，後來大使夫婦也感興趣，帶着我們一大幫年輕人到冷麵館，席地而坐，點要冷麵。服務員小姐熱情招待我們，在每人面前擺上銀勺銀筷，還有七八種小菜，最後端上來的是一個碩大銅碗，原來是滿滿的一碗冷麵和配料。我們驚奇地瞪大眼睛，「哇」地叫了起來。品嘗過程中，服務員小姐告訴我們，冷麵的原料是蕎麥麵，和好後用烙床子（底部有許多小孔的圓錐）壓製，麵條又細又勁道，沸水煮熟後晾涼，放入冷藏過的牛肉湯中，麵條上蓋上牛肉片、雞蛋絲、梨片、蘋果片、蘿蔔片，如果喜歡辛辣，再加上鮮紅透亮的泡菜，一碗又香、又甜、又酸、又辣的冷麵就做成成功了。我們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有的人還吃了癮，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說來有趣，我在懷孕期間，什麼都不想吃的，只想吃冷麵，於是我就成了「平壤冷麵屋」的常客。說也奇怪，後來我的女兒、外孫女對冷麵也情有獨鍾，看來我的最愛遺傳給了兩代人。

這些信息說明：這是一件由「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統一設計印製、贈送發放給轄內軍人使用、並且已經實寄過的軍郵信封。由於其存世數量極少，因此此前尚未見過報告。

查德福說：這個抗戰時期的軍事郵簡之所以珍貴，一是因了它的稀少，物以稀為貴；二是因了它的品相，時隔半個多世紀，居然如此完好，實屬難得；三是因了它的信息，現在近在咫尺的漁亭到流口的直通郵路，在當年卻要經歷「漁亭—上溪口—流口」的輾轉，從而為「中國第一狀元縣」休寧縣的郵政史研究提供了新鮮的、權威的史料物證。

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二圖重慶加蓋軍郵》加字改用郵票，那所加上的紅色字樣是「軍郵」兩個大字，而在郵票的下邊，則還印有「軍郵」兩個紅色大字，蓋銷郵票的郵戳上，有「臨時郵局」的字樣；封的背面蓋有中轉戳，上有「安徽 上溪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落地戳上，有「安徽 流口 卅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等字樣，表明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的軍郵信簡。

這是一隻使用比較粗糙的土白紙製作的白信封，信封的最下邊，紅字印有「中國國民黨遺傳特別黨部」等字樣；信封的右上角，紅色印有「和平鴿嘴衡信件」的圖案，信件上印有「出征軍人家書」字樣；左上角貼有《「孫中山像」》中信版